

□ 母校纪事

多老师承担了该任务，而我们几个学生主要是参与一些辅助工作，如擦洗实验设备、自备蒸馏水、把冰块砸小等等。尽管这些工作本身很琐碎、重复，但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在后方为前线提供技术支持，干得非常带劲。我在工作中不仅学到一些油品化验的知识，而且在与老师的日日夜夜接触中，学到了他们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思念

1951年暑假期间，我在清华图书馆勤工俭学。当时负责学生勤工俭学活动的有陈竹隐老师（朱自清夫人）。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到她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厅四壁挂满了写着“佩弦先生千古”的挽联，表达着大家对朱自清（字

佩弦）教授的高风亮节气质的敬佩和对她无限的深刻思念。

毕业分配

清华毕业分配时，我在分配志愿表上写的是到基层工矿企业去，但就在即将公布毕业分配名单的时候，时任校团委书记的李卓宝同志找我谈话，她先是详尽地讲了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大学生的要求，最后谈到对我工作分配的意见，她说组织上决定把我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并且举例说明该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她说前几届清华毕业生分配去以后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希望我去了以后不要辜负党的信任。这些话激励着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清华办汽车厂的点滴回忆

○ 梁光启（1960机械）

“文革”期间，清华不幸被选中为“六厂二校”之一，几千名清华的教工和家属被送至江西南昌附近，围垦鄱阳湖的鲤鱼洲血吸虫重灾区，办“五七”农场，要求大家“黄泥水洗刷旧思想，烂泥里走出革命路”。不到三年，上千人感染血吸虫病，至今已有几十人病死。由于我的觉悟低，对担任校办厂党支部书记期间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和“罪行”总也认识不上去，驻厂的军代表和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负责人张来顺（后来他也去了农场，不久被新华印刷厂定为“五一六分子”，押

解回京接受批斗）不顾我爱人（也是清华老师）当时已怀孕九个月的家庭困难，让我1969年5月7日第一批去江西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又把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包括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女儿）全家都送到江西农场。我是第一批去，最后一批回北京的“鲤鱼洲战士”。

1971年秋天，全家回到清华后，先住在三号楼学生宿舍，后来又搬到北京林学院（当时林院迁至云南办学）一个小两居住下，冬天要自己生炉火取暖。生活安顿下来后，通知我去清华汽车厂发动机车间

当车间主任。迟群他们要清华在一年内生产出100辆载重五吨的727牌大卡车，为“四人帮”当政治筹码。当时汽车厂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制造发动机是生产汽车成败的关键，据说，在我到任前，投产了几台，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几台几个样，都不合格。

上班后，发动机车间我当主任，车间党总支书记是宋长山，车间副主任是张宏涛同志，他是我的学长，是1955年我刚入大学时我班的辅导员，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非常熟识。三百多人的车间，1/3是原来清华的工人、教师和职员，1/3是“新工人”（1964、1965两年入学，1970年同时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1/3是从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到清华大学“掺沙子”、参加“斗、批、改”的复员战士。

为了尽快地生产出合格的694柴油发动机，我必须把由八三四一复员战士担任的生产小组长和工段长全换成清华校办厂工人师傅，因他们不懂机械加工的起码知识，无法安排生产。安排他们做党小组长、工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等政治思想工作职务。我因为儿时部队家属大院住过，在一〇一中学读书时又有许多同学是部队高干子弟，一开始对他们还怀有某种亲切感。这些复员战士本来都是朴实的农民子弟，山东人占多数，他们进入中南海后的服役经历是什么人都见过、什么岗都站过、什么饭都吃过。在车间里，有警卫毛主席中队的，有警卫林彪中队的，他们讲起一般老百姓不了解的部队特殊生活经历常使人目瞪口呆。但是他们没有在车间埋头学技术干活的思想准备，在知识分子

成堆的清华他们常以占领者自居。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们安下心来向清华工人学操作、学技术。

我当发动机车间主任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抓发动机生产工艺，保证产品质量。张宏涛学长虽然没管过生产，但他的头脑特好使，给我出了好多主意。生产100台发动机要保证每台都一个样才行，按常规，产品要求极严格的尺寸链，公差特别是形位公差，必须靠大量的专用机床，专用模具、胎具，专门的工、量、夹具才能保证。现在全靠手工保证：加工前要先画线，画线的主力是不到五十岁的冯城老师。他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建国后，由于表现好，文化又高就被选送到清华念大学（当时叫“调干生”），后来留在清华机械系当了系党总支副书记。1956年我申请入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找我谈话的上一级党委负责人正是冯城同志。当时我对这位冯书记很是佩服，他谈话没有假、大、空，实实在在给我指出做个好党员的努力目标。1957年老冯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机械系头号右派，据说是给校党委提意见。后来老冯一直在设备厂劳动，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每台发动机缸体上的尺寸都要由他这儿画出来，然后上机床加工，老冯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画线合格了，是应该应份的；画线出了废品，就是政治问题，是“摘帽右派”的新动向。我深知他的不易，有空就去画线工间，晚上加班，我尽量陪着他一起干。我对老冯说：“你不要紧张，画出来成品算你的，画出来废品算我的。”最后生产了90多台可以点火发动着车的发动机，每一个尺寸

□ 母校纪事



清华大学汽车制造厂的727牌QH140型4吨载重汽车

都是老冯画在零件上，老冯真不容易呀。后来，落实政策，老冯当了北京计算机学院党委书记，今年已经84岁，患有“肺纤维化”的顽症。至今我俩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清华办汽车厂，全校都跑着试车的光屁股卡车（没有装槽帮），把做黄河泥沙治理实验的水利馆一层的实验室拆了做汽车总装车间。

搞了两三年，汽车厂既带不动了专业，又生产不出合格的汽车，国家投了大笔资金，调进了大批的钢材和设备。卖到河北的727卡车因为刹车失灵出了车祸。最后把生产出的几

十辆727卖给北京市环保局做拉粪车用。

轰轰烈烈的清华大学汽车厂唯一值得记住的，是锻炼了一批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的年青人，但毕竟代价太大太大。

我扮演了1959年新年老人

○祝圣训（1963工化）

1957年我由天津一中考入清华大学工物系天然同位素提取专业（1959年我们专业调整到成立不久的工化系）。入学前我是天津市广播剧团团员；入学后任校混声合唱队领颂和低音、校播音员，多次朗诵获奖。

1958年末从河南大炼钢铁回来后，我和物24班一位女同学程萍练唱了一首歌《老两口整整活了五十八新人新事出在新国家》，节目组织人是工物系文艺委员孔凡岱同学。我们在校大礼堂和系里化妆演出，很受欢迎。记得在系里演出时，系主任何东昌等领导看了我们的表演。

1958年末，学联负责人潘丽华在校播音室找到我，交给我一项任务：扮演建国十年、1959年清华新年老人。她说：言川（我的播音艺名），由你来演新年元旦老人——当1959年除夕时钟敲24点最后一声后，你带着一对仙女和一对童男童女从西大饭厅后台走到前台，发表新年贺辞，但是你只表演，不真讲——由工物系物21班祝圣训在后台朗读贺辞。我问：为什么用两个人？她说：祝唱歌好（可能指老两口的歌），声音好，很生动自然。我说：还是让一个人演吧！言川或祝圣训，何必这样么麻烦呢？她还是不同意。最后，我告